



陳伯玉文集卷第九

新都楊春重編

射洪楊澄校正

書

諫靈駕入京書

梓州射洪縣草莽臣陳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聞明王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有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湯鑊而不迴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誇俗馭生樂死者哉寔以為教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

况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迹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之遺天下棄群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循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嗚嗚如也莫不冀蒙聖化獲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今日矣况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協軒宮之耀軍國大事遺詔決之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遷坐京師慶典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骨鯁之謀朝廷多有順從之議愚臣竊惑以為過矣伏自思之生聖日沐皇風摩頂至踵莫非亭育不能應丹鳳抵濯龍北面玉階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獻一言願

蒙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據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為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假胡苑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絕漠鼓山西之寶然後削平天下彈壓諸侯長轡本傳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運糧北國丁男十五來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不完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爾頃遭荒饑人被荐飢自河而西無非赤地循隴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爛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沉命天下幸甚可謂厚

矣然則流入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
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後先意遂欲長驅大
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况山陵初制宮復未
決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衆興數萬之兵
徵發近畿鞭朴羸老鑿山採石驅以就功但恐春作無
時秋成絕望凋瘵遺噍再罹飢苦倘不堪其弊有一通
逃子來之頌其將何詞以述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
深圖也况國無兼歲之儲家鮮過時之蓄一旬不雨猶
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遣羣
議臣恐三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為家
聖人包六合為宇應觀遠古以至于今何嘗不以三五

為仁五帝為聖故雖周公制作夫子著名莫不相述堯
舜憲章文武為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雄圖然而舜死
陟方壑蒼梧而不返禹會群后殛積山而永終豈其愛
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之無外也故能
使墳籍以為美談帝王以為高範况我巍巍大聖轍帝
登皇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
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不察之愚臣竊為陛下惜也
且景山崇麗秀冠群峯北對高邛西望汝海居祝融之
故地連大昊之遺墟帝王圖跡縱橫左右園陵之美復
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
漚澗之中天地交會比有大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

塵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崑崙據關河之寶以聰明之
主養淳粹之人天下利平恭已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
澶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遂欲棄於太山之安履焦原
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循曾閔之小節臣愚昧以為甚也
陛下何不覽諫臣之策採行路之謠諮謀太后平章宰
輔使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
周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並居西土
然而春秋義為始王漢書載為代祖豈其不顧孝哉何
聖賢褒貶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然蓋欲遺
小存大去禍歸福聖人所以為貴也夫小不忍而亂大
謀仲尼之至誠願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

臣恐關隴之憂未時休也臣又聞太原蓄鉅萬之倉洛
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寶斯為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
以長駟使有識驚嗟天下失望倘鼠竊狗盜萬一不圖
西入陝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教倉一斛之粟陛下
何以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惟也雖則盜未旋
踵誅刑已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何及焉
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圖者失然而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斯言不徒設也願陛下念之臣西蜀野人本
在林藪幸屬交泰得遊王國故不在其位者不謀其
政亦欲退身崑谷滅迹朝廷竊感婁敬委輅不非其議
圖漢策於萬全取鴻名於千古臣何獨怯而不及之哉

所以敢觸龍鱗死而無恨庶萬有一中或垂察焉臣子
昂誠惶誠恐頓首

諫雅州討主卷書

將仕郎守麟臺正字臣陳子昂昧死上言竊聞道路云
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回以叢擊吐蕃執
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涼鳳巴蛇兵以徇之臣愚以
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怨起雅之邊羌
自國初已來未嘗一日為盜今一旦無罪受戮其怨必
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
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搢矣昔後漢末西京
喪敗蓋由此諸羗此一事也且臣聞吐蕃桀黠之虜君

長相信而多奸謀自敢抗天誅邇來向二十餘載大戰
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矢國家往以
仁貴郭待封為魏武之將屠十萬衆於大非之川一甲
不歸又以李敬玄劉審禮為廊廟之宰辱十八萬衆於
青海之澤身為囚虜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雲雷然竟不
能擒一戎馘一醜至今而關隴為空今乃欲以李處一
為將驅顛顛之兵將齧吐蕃臣竊憂之而為此虜所笑
此二事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則蜀昔時不通中
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為不兼實不敢取蜀
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金牛因間以啖蜀侯
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通谷棧褒斜置道於

秦自是險阻不開山谷不閉張儀躡連乘便縱兵大破
之蜀侯誅實邑滅至今蜀為中州是貪利而亡此三事
也且臣聞吐蕃竭愛蜀之珍富欲盜之以有日矣然
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此其所以頓
餓狼之喙而不得竊食也今國家乃亂邊羗開隘道使
其收奔亡之種為嚮導以攻邊是乃借寇兵而為賊除
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事也臣竊觀蜀為西南一都會
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
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患以委事
西羗得西羗地不足以掇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
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德又况僥倖之

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之所寶恃險也人之所安
無後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後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後則
傷財臣恐未及見羗戎而已有奸盜在其中矣往年益
州長史李崇真將圖此奸利傳檄稱吐蕃欲寇松州遂
使國家盛軍以待之轉餉以備之未二二年而蜀二十
餘州搔然大弊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真賊錢以計鉅
萬矣蜀人殘破幾不堪命此乃近事猶在人口陛下所
親知臣意者得非有奸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羗為計者
哉此六事也且蜀人尪孱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
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羗
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關

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為羗夷所橫暴昔幸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為不出百年此其為戎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為戎此七事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疏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又徇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之戎而遺全蜀之患將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所不甚悟者也况當今山東飢閔隴弊靡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臣又流聞西軍失守北軍不利邊人惟動情有不安今復驅此兵投

之不測臣聞自古國亡家敗未嘗不由黷兵今小人譏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况弊中夏哉臣聞古人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忘其危謀其利則憲其善然後能享福祿伏願陛下熟計之

諫刑書

承務郎守右衛曹叅軍臣陳子昂謹頓首昧死上言臣聞昔者聖人理天下者義在太平太平之義者在於刑措臣伏見陛下務太平之理而未義太平之功賤臣頑微竊惑下列臣前蒙天恩召見恩制賜臣曰既遇非常之主何不進非常之策臣草木微品天恩降休伏刻肌

骨不敢忘捨今陛下創三皇之業務三皇之理大統已
集神化光明雖伏羲神農昔有天下誠未足比臣敢不
竭節以効愚忠臣聞自古聖王謂之大聖者皆云尚德
崇禮貴仁賤刑刑措不用謂之聖德不稱嚴刑猛制用
獄為理者也故周有天下八百餘歲而惟頌成康漢有
天下四百餘歲而獨稱文景皆由幾致刑措者也何者
刑政之末節非太平之資臣竊考之於天天貴生成驗
之於人人愛生育旁稽於聖聖務勝殘皆不云以刑為
德者然則聖王養天下者固當上務順天下務齊人不
天不人不可謂理故曰惟天為大唯堯則之又曰天地
萬物父母唯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人父

母然則為人父母固當貴於德養不可務於刑殺臣伏
惟陛下聖德至大矣應天受命有三皇之功順人正位
有三皇之業拜圖巡洛有三皇之符專名顯號有三皇
之業明堂神攝萬象宣威風雨順時百穀昌熟可謂足
為萬代之規也今天下百姓抱孫弄子鼓腹以望太平
之政矣陛下為天地父母固將務德以順養之登于大
和以協皇極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理猶屈
於獄官何以言之太平之朝務上下樂化不宜亂臣賊
子曰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茲廣愚臣頑昧初謂
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詔囚李环等無罪明魏
真宰有功召見高正臣又重推元萬頃百寮慶悅皆賀

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掛於踈網者陛下務在寬
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
私恨之賴陛下又獨決天斷寬蕩羣刑死囚張楚金郭
正一弓彭祖王令基等以凶惡之罪特蒙全活朽骨更
肉萬死再生天地人祇實用同慶何以知之臣伏見去
年八月己來天苦霖雨自陛下赦李玘等罪天朗氣晴
萬品咸觀宇宙同慶又其月二十一日恩勅免楚金等
死初有風雨變為景雲司刑官屬皆所共見臣聞陰慘
者刑也陽舒者德也慶雲者喜氣也臣伏攷之洪範驗
之六經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休咎之應必不虛來陛下
法天垂仁天助陛下仁化獄吏急法則慘而陰雨陛下

赦罪則舒而陽和言臣獄娛則喜而見慶雲天意如此
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夫刑者怒也可以承喜氣今又陰
雨臣恐過在獄官况陛下明堂之理本以崇德配天之
業不以務刑今垂拱法官且猶議殺布政衢室而未措
刑賤臣頑愚尚疑未可况巍巍大聖光宅天下哉今者
繫獄囚徒多極法者道路之議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
召見之日詰其罪罪真實者顯示明刑罪有濫者嚴誅
獄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以清太平之基用登仁壽
之域豈非至德克明哉昔鄧太后以天降旱親決洛陽
獄囚徒良史書之而以為德况陛下大聖億萬超於鄧
后者矣夫獄吏不可信多弄國權自古賅亡聖王所誠

陸下萬代之業千載之名故不可使竹帛書之有虧於此也伏願熟察以養太平之風賤臣不勝愚懇忠憤之至輒將諫懇昧死上聞云

諫政理書

月日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陳子昂謹冒死稽首再拜獻書闕下臣子昂西蜀草莽賤臣也以事親餘暇得讀書竊少好三皇五帝霸王之經應觀立墳旁覽代史原其政理察其興亡自伏羲神農之初至於周隋之際馳騁數百年雖未得其詳而略可知也莫不先奉人情而後化之過此已往亦無神異獨軒轅氏之代欲問廣成子以至道之精理于天下位雖奇之然甘其饒亦鮮矣得

信也至殷高宗亦延問傳說然終叔幹未能宏遠自此之後殆不足稱臣每在山谷有願朝廷常恐後代而不得見也豈知霑沐聖化未終天年幸得遊京師觀皇化親逢大聖之詔布于天下問于賢士大夫曰何道可以調元氣賤臣孤陋誠未足知然臣竊觀自古帝王開政之原備矣未有能深思遠慮獨絕古今如陛下者也故賤臣不勝區區願竭固陋以聞見言之雖未足對揚天休然或萬一有可觀者敢冒扶闕廷奏書以聞伏惟皇太后陛下少加察焉臣聞之於師曰元氣者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之道莫大乎陰陽萬物之靈莫大乎黔首王政之貴莫大乎安人故人安則陰

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矣是以古先
帝代見人之通於天也天之應乎人也天人相感陰陽
相和災害之所以不生嘉祥之所以不作遂則觀象於
天察法於地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人
於是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故人得安其俗樂其業甘其
食美其服陰陽大和元氣以正天瑞降地符異風雨以
時草木不落龜龍麟鳳在郊藪矣泊顓頊唐虞之間不
敢荒寧亦克用理故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人
於變時雍於命義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
時和之得也至夏德衰亡廢政微喪紂紂昏暴亂于天
道殺戕無罪放棄忠良遂竭天下之力殫天下之貨作

為瑤臺起乎瓊室極荒淫之樂窮耳目之玩傾宮之女
至數千人竒伎淫巧以億萬計信巫鬼聽諛邪遂為糟
丘酒池炮烙之刑一朝牛飲者三千人龍逢不勝其憂
諫而死箕子不堪其憤囚為奴是以陰陽大乖天地震
怒山川鬼神發見災異疾疫大興妖孽並作而桀紂不
悔卒以滅亡和之失也逮周文武創業順天應人誠信
忠厚加于百姓德澤休泰興乎頌聲成康之時刑措三
十餘年天下之道始和矣幽厲之末復亂厥常苛虐暴
虐詬黷天地百川沸騰山冢率崩人以愁怨疾厲為作
故其詩曰昊天不傭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
先不後為害為際天地生人之理復悖於茲矣嗚呼豈

不衰哉豈不衰哉近有隋氏亦不克終厥初隋高帝之
有天下也以六合為家方將對越天人傳之萬代至煬
帝承平自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欲窮宇宙之觀極遊
宴之樂以為人主之急務也于是乃鑿御渠決黃河自
伊洛之間而屬之揚州生人之力既弊天地之藏又洩
煬帝方忻然以為得計將後宮綵女數百千人逐泛龍
舟遊三江五湖之間當其得意也視天下如脫屣爾其
後百姓搔弊災變數興吏人貪暴其政日亂陰陽感怒
彗孛以出煬帝不悟自以為天下安於泰山方率百萬
之師而有事于遼當時山東父子不得相保也天厭暴
政八懷亂亡故遼東之役未歸而中國之難已起身死

逆手宗廟以隳其故何哉逆天人之理也是以臣每察
天人之際觀禍亂之由跡帝王之事念先師之說昭然
著明信不欺爾不意陛下以大聖之憲見天人之心將
欲調元氣之綱返淳和之始自非陛下合天地之德有
日月之明誰能眇然遠思欲求大和於元氣哉此昔者
伏羲氏之所以奉天人而為三皇首也愚臣暗昧不勝
大願願陛下若為大唐建萬代之策恢三聖之功傳乎
子孫永作鴻業千百年間使繼文之主有所守也非其
無道不失厥嗣陛下可不務之哉臣伏見天皇大帝得
天地之統封于泰山功德大業與天比崇矣然尚未建
明堂之宮遂朝上帝使萬代鴻業今猶闕然臣愚意者

豈非天皇大帝知陛下聖明必能起中興之化留此感
德以發陣陛下哉不然何所與讓而未作也今陛下欲
調元氣睦人倫躋俗仁壽興風禮讓捨此道也于何理
哉故臣不勝區區螻蟻之誠思願陛下念先帝之休意
恢大唐之鴻業於國南郊建立明堂使宇宙黎元遐荒
夷貊昆虫草木天地鬼神絜然知陛下方興三皇五帝
之事與天下更始不其盛哉昔者黃帝合宮有虞總期
期一作章唐堯衢室夏后世室群聖之所以調元氣理陰陽
於此教也臣雖未學竊嘗聞明堂之制也有天地之則
焉有陰陽之統焉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
十八宿莫不率備故順其時月而為政則風雨時寒暑

平萬物茂暢五穀登稔元氣不錯陰陽以和逆其時而
為政也則水旱興疾疫起蟲螟為害霜雹成災陰陽不
和元氣以錯故昔者聖人所以為教之大業也是以臣
願陛下為大上君建萬代之策者意在茲乎意在茲乎陛
下若不以臣然而廢其言乞以臣此章與三公九卿賢
士大夫議之於庭倘事便於今道不遠一作古即請陛
下徵天下鴻生鉅儒賢良豪俊之士博通古今皇王政
理之術者與之按周禮月令而達之臣必知天下庶人
子來不日而成也乃正月孟春陛下乘鑾輿駕蒼龍載
青旂佩蒼玉從二公九卿賢士大夫鴻儒碩老衣冠之
倫朝于青陽左小負斧宸憑玉几南面以聽天下之政

於是遂發大號一布四方使各順十二月之舍無敢有
逆乃命大史守曲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無失經紀
以初為常陛下躬籍田親蚕以勸天下之農桑養三
老五更以教天下之孝悌明訟恤獄以息天下之淫刑
除害去暴以正天下之仁壽修文尚德以止天下之干
戈察孝興廉以除天下之貪吏矜寡孤獨疲瘡羸老不
能自存者賑恤之後宮美人非三妃九嬪八十一御女
之數者出嫁之珠玉錦綉雕琢技巧之飾非益於理者
悉棄之巫鬼淫祀詭忿傳非良人者禁殺之陛下務以
至誠躬服質素以為天下先愚臣以為不出數年之間
將見太平之化也天下之際既洽鬼神之望允塞然後

作雅樂潔深盛宗祀六皇於明堂以配上帝使萬國各
以其職來祭豈不休哉臣伏惟陛下至德明聖未有能
越行此道者也故臣竊以為此化一成則人倫之道自
睦刑罰之原自息兵革之事不興還淳之途可見仁壽
禮讓稼穡農桑不言而自致也是以賤臣未得為陛下
一二論之何者聖人之教在於可大可久者故臣欲陛
下振領提綱使天下自理也然臣竊獨有私恨陛下方
欲興崇大化而不凶家大學之廢積歲月矣堂宇蕪
穢殆無人蹤詩書皆樂罕聞習者陛下明詔尚未及之
愚臣所以有私恨也臣聞天子立太學可以聚天下英
賢為政教之首故君臣上下之禮於是興焉揖讓傳組

之師於此生焉是以天子得賢臣由此道也今則荒廢
委而不論而欲世人倫典禮讓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
豈可得哉况君之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
必崩柰何天子之政而輕禮樂哉臣所以獨竊有私恨
者也陛下何不詔天下胄子使歸大學而習業乎斯亦
國家之大務也臣愚蒙所言事未曲盡者恐煩聖覽必
陛下恕臣昏愚請賜他日別具奏聞

諫用刑書

將仕郎守麟州正字臣陳子昂謹頓首冒死詣闕上疏
臣本蜀之正八官不望遠陛下過意擢臣草莽之下升
在麟臺之間光寵自天卓若日月微臣固陋將何克負

然臣聞忠臣事君有死無二懷倭不諫罪莫大焉況在
明聖之朝當不諱之日方復鉗口下俛仰偷榮非臣
之始願也不勝愚惑輒奏狂昧之說伏惟陛下少加察
焉臣聞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義也
霸者威之任權智也強國脅之務刑罰也是以化之不
足然後威之威之不變然後刑之故至於刑則非王者
所貴矣况欲光宅天下進功上皇專任刑殺以為威斷
可謂策之失者也伏觀陛下聖德聰明遊心太古將制
靜宇宙保又黎人發號施令出於誠懃天下蒼生莫不
想望聖風冀見神化道德為政將待於陛下矣且臣聞
之聖人出必有驅除天人之符休命也日者東南微孽

敢謀亂常陛下順天行誅罪惡咸服豈非天意欲彰陛下神武之功哉而執事者不察天心以爲人意惡其首亂倡禍法令各誅屠將息奸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與以德創勸於天下逆黨親屬及其交遊有跡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訊枝葉蟠拏大或流血小禦魑魅至有奸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以真圖爵賞叫于闕下者日有數矣干時朝廷皇皇莫有自固海內傾聽以相驚恐賴陛下仁慈憫斯危懼賜以恩詔許其大功已上一切勿論時人獲泰謂生并達愚臣竊亦欣然賀陛下聖明得天下之機也不謂議者異見又執前圖比者刑獄紛紛復起陛下不深思天意

以順休期尚以督察爲理威刑爲務使前者之詔不信於人愚臣昧焉竊恐非三皇五帝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曩屬北胡侵塞西戎寇邊兵革相屠向應十載關河自北轉輸幽燕秦蜀之西馳騫滄海當時天下疲極矣重以大兵之後屢遭凶年流離飢餓死喪略半幸賴陛下以至聖之德撫寧兆人遠境獲安中國無事陰陽大順年穀累登天下父子始得相養矣故揚州捐禍殆育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豈非天下蒸庶厭凶亂哉臣以此卜之知百姓思安久矣今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欲察察爲政肅理寰區臣愚暗昧竊有大惑且臣聞

刑者政之末節也先王以禁暴整亂不得已而用之今
天下幸安萬物思泰陛下乃以末節之法察理人臣愚
以為非適變隨時之議也頃年以來伏見諸方告密囚
累百千輩大抵所告皆以揚州為名及其窮究百無一
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傍許他事亦為推劾遂使奸
惡之黨決意相讎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
滿獄使者推捕寇蓋如雲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
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自古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
憂物理之自然也臣不敢以遠古言之請借隋而况臣
聞長老言隋之末代天下猶平煬帝不戢窮毒威武敢
居皇極自總元戎以百萬之師觀兵遼海天下始搔然

矣遂使楊玄感挾不臣之勢有大盜之心欲因人謀以
竊皇業乃稱兵中夏將據洛陽呼闕之勢傾宇宙矣然
亂未踰月而首足異處何者天下之弊未有土崩蒸人
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暗忽入機自以為元惡既誅
天下無巨猾也皇極之任可以刑罰理之遂使兵部尚
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羅殃遂
至殺人如麻血流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矣於是蕭
銑朱粲起於荆南李密竇建德亂於河北四海雲搖遂
並起而隋族亡矣豈不哀哉長老至今談之委曲如是
臣竊以此上觀三代夏殷周興亡下逮秦漢魏晉理亂
草不皆以毒刑而致敗壞也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何

者切罕之吏寡識大方斷獄能者名在急刻文深網密
則其稱至公及人主亦謂其奉法於是利在殺人害
在平恕故獄吏相誡以殺為詞非憎於人也而利在已
故士以希人主之旨下以圖榮身之利徇利既多則不
能無濫濫及良善則濫刑逞矣夫人情莫不自愛其身
陛下以此察之豈能無濫也寬人吁嗟感傷和氣和氣
恃亂群生厲疫水旱隨之則有凶年人既失業則禍亂
之心必高而生矣頃來元陽偕候密雲而不雨農釋未
望望救教豈不由陛下之有聖德而不降澤於下人也
倘旱遂過春廢於時種今年稼穡必有損矣陛下何不
敬承天意以澤恤人臣聞古者明王重慎刑罰蓋懼此

也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陛下奈何以堂堂
之聖猶務彊霸之威哉愚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且愚人
安則樂之危則思之事有招禍而法有起奸倘大獄
未休支黨日廣天感想恐無辜人情之變不可不
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江充作詐惑亂京師致使大
子奔走兵交宮闈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劉氏宗廟幾
傾覆矣賴武帝得壺關三老上書廓然感悟夷江充三
族餘獄不論天下以安爾臣每讀漢書至此未嘗不為
戾太子也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陛
下念之臣不避湯鑊之罪以螻蟻之命輕觸宸嚴臣非
不惡死而貪生也誠恐負陛下恩遇臣不敢以微命蔽

塞聰明亦非敢欲陛下頓息刑罰望在恤刑爾乞三事
大夫圖其可否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無以臣微而
忽其奏天下幸甚臣子昂誠惶誠恐死罪死罪

申宗人寬微書

臣聞古人言為國忠臣者半死而為國諫臣者必死然
而至忠之臣不避死以諫主至聖之主不惡直以廢忠
臣幸逢陛下至聖大明好忠愛直每正言直諫特見優
容今陛下方御寶圖以臨陽館崇闡玄化寧濟蒼生固
臣精心潔意願陛下至德與三皇比矣然臣伏見陛下
有至聖之德至忠之臣猶使上下不通內外壅隔臣竊
懼之恐後代或以聖朝無至忠之臣敢冒萬死越職上

奏伏乞天恩寬臣喘息畢盡忠言臣聞上有聖君下無
杜臣晉舜去四凶堯不罪舜周公誅管蔡成王不罪周公
霍光誅燕王昭帝不罪子孟何者此數公者為國討賊
為君殄讎假雖擅權猶不可罪况奉君命而執法者乎
臣伏見宗嘉言有至忠之誠徇公之節執法不撓為國
殄讎頃者逆子賊臣陰搆禍難潛圖密計將危社稷當
時逆節初露朝野震驚賴陛下神武之威天機電斷得
奉聖決恭順天誅不顧驅分不避疆禦唯法是守唯惡
是讎幸能察罪明辜窮奸極黨使伏法者自守情寔天
衢得以清泰萬國得以歡寧誠是陛下神斷之明抑亦
盡忠之効陛下所以自監察御史擢拜為鳳閣舍人者

豈不以表其臣節報其竭誠使天下之人知其忠懇者
也當此之時忠必見信行必見明自謂專一事君無貳
也今乃遭誣罔之罪被搆架之詞陷見疑之辜困無驗
之誥幽窮詔獄吏不見明肝血赤心無所控告母年八
十老病在床抱疾喘息朝不保夕今日身幽獄戶死生
斷絕朝蒙國祭夕為孤囚臣竊痛之頃者至忠而今日
受賂固知不免此禍不能度德量力貪榮昧進以訟受
服誰能免尤向使辭寵讓榮陳力下列雷同衆輩勤恪
在公全軀保妻子之臣恭默聖代臣固知今日未招
此患有古人云盜增主人被誅者不能無怨頃未執
法誅多是國之權豪父讎子怨豈可勝道親黨陰結

同惡相從使肝為朝脯肉為姐醢宗誅族滅肝腦塗地
彼凶讎也未足以快其心况蒙國寵榮位顯朝列凶讎
切齒怨贖何窮臣切恐今日之辜已是讎怨者相結搆
矣陛下至聖明察豈不為之降照哉倘萬一讎誣濫罪
使凶囂者得計忠正者見辜為賊報讎豈不枉若夫孤
直者衆邪之所憎至公者群惡之所疾寡不敵衆孤不
勝群群誣成罪聖不能救自古所有非止於今古者共
起事楚抑削庶孽以尊楚君楚國既強吳起蒙戮商鞅
事秦專討庶孽以明秦法秦國既霸商鞅極刑晁錯事
漢諸侯威疆七國驕奢將凌宗室錯削弱其勢以尊漢
景帝不悟惑奸臣之說遂族滅晁氏此三臣豈不盡忠

願保其君然而身死族滅為讎者使皆當代不覺而後
代傷之聖主明君可不為之痛傷邪臣以嘉言雖無三
子之智竊恐獲罪或與之同伏惟陛下仁慈矜憐憫察
其忠臣聞漢高祖謀楚與陳平四萬金及其為帝不問
金之出入何者立大功畧小過大有大忠者不求小過
所謂聖主之至道者也陛下豁達大度至聖寬仁觀于
漢祖固已遠矣齷齪小吏何足謂陛下深責哉伏願天
恩矜愚赦罪念功補過乞將終養老母獲盡餘年豈非
聖主之恩仁君之惠有禮有訓善始善終哉臣於嘉言
親非骨肉同姓相善臣知其志然非是丘園之賢道德
之茂大雅明哲能保其身假使獲罪於天身首異處蓋

如一螻蟻爾亦何足可矜然臣念其曾一日承恩蒙聖
主驅使不以赤誠取信今乃駕罪見疑臣實痛之恐累
聖主之明傷其老母之壽身汚明法為後代所悲臣知
其忠豈能無惜所以敢冒萬死乞見矜憐臣若言非至
忠苟有僥倖請受誅斬伏表惶怖魂魄飛揚

諫曹仁師出軍書

臣伏見詔書發懷軍令即將曹仁師訊勒以征匈奴臣
聞古之天子方建大禮必先振兵釋旅以告成功故漢
孝武皇帝將封禪乃徵精卒十萬北巡朔方畧地而還
此蓋遵古先哲王之禮也今神皇陛下應天受籙將欲
郊祭天地巡拜河洛建明堂朝萬國斯邁古之盛禮也

誠合式遵舊典耀武塞上畢境而還臣猶慮曹仁師未
識典禮肆兵長駟窮極砂磧不恤士馬專以務得為利
不以全兵為上今朝廷百僚雖有疑者無敢言之臣誠
愚昧不識忌諱曾聞事君之道所貴盡心心以為非安
可不言臣料仁師到雲內城發兵之日合至九月初到
突利城迴兵之日合至十月初胡地隆冬草枯泉涸南
中士馬不耐初寒計仁師所將之馬從靈州常時所發
之處却迴到雲內城已行四千餘里雲內城中又先未
未支度馬既疲瘦經冬無粟以臣愚筭十不存一若送
南中散就諸州踞程益遠疲瘦更極以臣愚筭十不存
五紫蒙之軍類例相似且仁師此行計遲發速至於應
會不甚精備以臣計料恐未成功脫若功未克成士馬
先喪盡中土凍市卒又難得且自古與匈奴戰非士馬
相資不可臣恐馬既盡用致盡賊又竄遠未平但慮後
之謀臣悔於今事且古來絕漢多喪士馬非臣臆度極
敢陳聞昔漢室以徭青出塞是時漢馬三十萬疋旋師
之日僅餘四萬四十年不得事匈奴蓋由此臣願陛下
考驗前古取臣愚誠望與三公大臣審更詳議

陳伯玉文集卷第九終



100

100

